

飛 露



北师大图 B2409412

飛 露

沈 起 予 著



上 海  
世 紀 書 局

1 9 2 8

1928, 6, 1, 付排

1928, 9, 1, 初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半

## (一) 序曲

“細膩纖緻，柔滑潔白，真是天然的美人。”

這是到了沙美海岸的第二天，康維的朋友批評此地風景的幾句話。原來沙美是那海波微搖，島嶼參差的瀨戶內海中的一個海岸，說起波浪來，不過是些潺潺作響的漪漣般的碎片，找不着幾股浩蕩的風濤；說起展眺來，則有幾個稀稀的環島羅列，看不出那一望無涯的壯觀。

海岸的後面為一小山，依着山的高下，建築了幾列輕便的房屋。人們可以看見各院的屋前，掛有極雅緻的木牌：‘松濤館’，‘清水園’，‘望月館’。

離開這幾棟房屋不遠，人們又可以看見有幾間土版式的房子，聽說是工場的女工們交換地來養病的住家。但她們大概都是早來晚歸，並且每天來的人

不同。

因此同是一個沙美海岸，浴場却無形的分爲兩個。一邊是些：紅綠的防水軟帽，花衣，白粉，Parasol毛織海水服，歡笑聲，奢侈的肉體。他一邊則不同：麥桿帽，頭巾，粗布圍衣，無表情的蠢動。女工們自知形穢，不到美男貴婦那面去；美男貴婦們，自然也不會去睬她們；即康維亦不是與她們有關係。

康維本來住在N市，但受了岡山的兩個朋友的邀約，一同來到沙美海岸住了兩個禮拜了。

有一天晚上，康維從夢中醒來，只見皎潔的月光，穿過幾隻稀疏的松枝，照在枕畔的檐階上，側面來的海風，吹在岩壁上，又折入屋樓內來，使掛的蚊帳，動搖不定的盪浪。康維屈指計起來，到海岸後已荏苒的過了十多天，不見靜子的面，則將近一個月了。“她現在也一定在那炎灼的M市，敞着紙窗在做她的幻夢；她那柔弱的身體，蒼白的臉色，顯然是個病體，都不能到海邊來保養，啊，你們浴院內的姑娘，是何等的幸福！”康維想到這裏，萬念俱至，上院下院的浴客，均寂然無聲，同住的兩個朋友亦正放着他們的

野息；看看月光益發皎潔，漸漸底偏射到康維的面上來彷彿在那裏偷看或監視一樣。康維勉強合着眼簾，只聽着海水一往一復地打着沙邊的律響，再已不能睡去了。他幾次的輾轉反側後，忽然想起在這月白星稀的靜夜，不如到海邊去散步一回或可以多賞鑑得些良宵美景也不可。於是康維翻身起來，披上一件夏季和服，拖着兩片木履慢慢地走出海邊來。

海邊潮水高漲，現出汪洋盈盈的景象，波心承着皎月，與虛懸天空的成一對伴侶。銀白色的沙顆，浸露在月光中裏熟睡，上面印出無數的樹影，風來時，都隨着的婆娑亂舞起來。康維再向前進時，忽見一對青年男女，伏臥沙上，男的敞一件白色浴衣，女人則繫一件花紋寢服，腰間隨便結了一根小帶，肉白的小腿，微露在外面，兩隻赤足，時常舉起來向着沙面亂打；兩個正在喁喁喃喃地，談個不休。

康維此時念感着自家的孤獨，再不忍向前走了；待他掉了方向，向着側面走來時，却又見一個中年女子，坐在一個小石上面，蒼白的肉色，羸瘦的軀殼，胸部半敞，兩乳微露，但毫不引起一點肉感。康維想這

一定是由那土廠式的屋子出來的浴客，遂一直向前面的岩邊去了。岩下幾列長石，伸入海沖，上面現着無數的罅竅，海水汐去時，是可以下去遊玩的。但現在已經全被淹沒了。岩上的樹木，把月光蔽去，使海面上印成一團陰森黑影；迴漩的潮水，帶着無數的海藻水沫，在那裏發出顫動來。康維蹲踞在一蹬苔石上，眼裏雖然睇視着這些亂藻浮沫，腦內却縈迴着剛纔的兩個印像。

④ “啊，人生！不是在熱情的歡樂中昏醉，便在殘酷的悲哀裏掙扎。同在一個大自然的美景內，爲何含蓄得這多矛盾。”

他想到這裏，忽然感覺自家的思想，太奔騰遠了，仍然舉起頭來向岩下望去，忽見雜草白沫中，有一團特別的黑影，再看去時則髣髴如一披髮的女頭，浮搖水面。康維帶着疑懼的心境急忙回頭過去，祇見一片淡白色的薄雲，把月光蔽去，分外顯出幾分陰慘的景色，幾陣寒慄向着背面襲來，走回原路時，已見不着一個人影，愈覺得那個寬闊的海口，馬上要將逡巡着的自身吞去一樣。不一時康維仍在蚊帳內裏思

念着靜子，翌日竟向他的朋友提議回家。

環帶的小山曝曬在秋陽的餘威下面，農場的佳蕙雜草，同樣的帶着了長征的倦容。往復海岸與火車站間的一輛汽車，載着康維與朋友三人，馳馳的向前奔行。途中兩兩三三的村童，見着他們的汽車，却急手攜手地站到路傍去向他們微笑。不上幾個鐘頭，康維又轉到了岡山的朋友處了。房主人出來迎着寒暄了幾句，即拿了一大束信來交給他們。康維與朋友們都不管其中是含的悲報與喜息，一切的向其中搜索去；被排斥到最後層的一個渺小信封，終於映到康維的眼簾內了。信封上印着一朵鈴蘭花樣，傍邊明明寫着自身的名字，但他却看了好幾眼才伸手去拿着。偏偏眼快的康維的朋友也把它見着了，於是一切的哄鬧起來：

“呀！快拿我看一下呢！”

“呀！是情書來了！”

康維雖知道是不能反對，但仍不得不帶着遲疑的口吻否定下去。他話還未說完，早已帶着緋紅的雙



頰，跑在一邊去心內突突地跳躍着折開讀起來。上面寫的是：

“懷念的康君，

謝謝你的信與可愛的風景片！自由地呼吸好景的大氣，自由地與朋友們同遊，這是如何的幸福呀！我呢，這樣蒸熱的夏天，祇是籠居在狹小的屋內，像鍋上的螞蟻一樣。但我還是天天的在感謝上帝，讚美上帝的慈愛。我想世間上更還，更還有不可想像的孤寂不幸的人；一想起他們，我便減少了些憂悲。今天是日曜日，教會裏是很清靜的；燦耀的日光，從窗外射進祈禱堂來，好像在暗示上帝的多惠一樣。到了晚上，星斗異常的放光；它在青空燦爛中，好像在向我私語一樣。康君，請你也一個人在靜夜裏去看看，星姊也一定的要對你講些無限的好話呢。

青空的星姊，今宵你又看着我？

青空的星姊，你在哭抑在笑？

青空的星姊，你鬚鬚是無言而緘默

青空的星姊，你鬚鬚又在娜孃的閃蹈

一年級的時候，學作了一首‘星姊’的童謠，現在浮到胸牆上來了。

啊，康君，你那樣親切的信，我是如何的拜謝呀，因為像那樣說起來鼓勵我的人，實在一個也沒有呢。康君，請你也成為賢能的人，望你也真正的信崇上帝，真正的在藝術上去生活……想寫的話，簇塞在胸中裏還多得很呢，待你回n市後再談罷。

### 靜子”

信內雖沒有熱烈的情語，但康維覺得內面包含的優靜崇高的心境確是很可愛的，所以他愈想早些回到n市去依附在她的傍邊，看她細細地描寫自然的花草，聽她細細的敘述希臘羅馬的神話。她雖沒有極美麗的肉體，但她却有極神聖的心靈，極崇高的趣味。康維的歸心到了極點禁不住去把靜子借與他的一冊詩集拿來重讀，藉以減退他成了高潮的懷念。但是他的眼睛雖釘在書上，他的心却回想到他與靜子的經過……

原來兩三年前，康維有一個朋友，在靜子的家中

佃了一間房子住，因此他也時時到靜子家裏去玩。但那時靜子還不過十四歲的上下，家中除了母親外就祇有一個小妹，到康維同他的朋友一同到東京去住後，遂不知靜子是如何的了。又後，康維復考到市的文化學院，但亦未去訪過她們。到了這個夏期，有一天康維在家中悶坐一會，遂走到外面去散步去了。他住的那一帶雖是屬於市內，但人烟極稀，草木清幽異常，除了學校及教授等的邸宅而外，不過是些以學生爲顧客的小舖而已。近來因爲學校放假，所以一帶風景，益顯出清寂的樣子。康維隨足前進，走到一條小徑上來，見着左側是半堵園牆，繞着一戶住家，右側則有幾疇園土，栽着些草卉菜蔬，前面一個女郎攜着一個小弟弟的手紆紆迴迴的走得很慢。及康維將擦過她的身時，竟意外的發現是三年前常見的靜子，但已婉如兩人了。康維方欲開口，但他已聽着靜子在說話了：

“是康君嗎，好久不見了呢。母親要請你到我們家裏去玩。”

她半帶着羞忸的微笑，半露出很熱忱的慾望對

康維這樣的說。但康維並不驚異她的唐突，因為他在途中曾遇着她的妹妹幾次，所以想來靜子的母親早已知到他重到了n市。

“啊，原來是靜女士呀；我到了這邊，雖幾次想來拜望，都因為課忙不成功，今天我們就一同去好，想來你的學也是假期了嗎？”

“是昨天起放假。”

於是他們兩個相並的順着踏去，小弟弟走中間。康維見着靜子穿一件單素的薄衣，拖着扭了一個大結的腰帶，一隻潔白的赤足，顯出日本女子特別的一種風韻。身材瘦削，一見而知非健康者。到了她的家後，康維纔知到靜子已經是高等女學校的三年生了，晚上轉家來，另外又在一個先生處的學畫。剛纔攜帶的小弟弟就是先生處的孩子。靜子的母親，要去把她平時的寫生畫拿來給康維看，但她急到傍邊來搶，後經康維也執着要看，她的母親，纔得拿來展在康維面前，一面又說：

“我本不許她去學畫的。但她無論如何都要去，康君，你看畫得如何呀，雖已學了一年多了，但是

白天又是學校，一方面又不得不學一點針黹，所以學畫的時間，真不過是夜間的一點僅少空隙呢。”

經過這一次以後，康維便常常到靜子家內去玩。但他們閒談了一會，靜子的母親，便去忙着家事，小妹自然亦有同伴，剩得的就是康維與靜子了。

靜子的家中，前後各有一個極小的庭園。前園除了一大隴薔薇而外，有一株小楓，幾簇荻條，幾根細椿；後庭則栽的是些牽牛花，玉簪花，菊類等草木植物，其次就是靜子近來正在寫生中的一叢繡球花了。有一天康維在傍邊望着靜子默默的描寫一陣後，靜子一面蘸筆，一面閒閒斷斷的向康維說：

“我這幅布局得太大了。如不忙着畫好，幾天後花就要凋謝過去，康君，你一個人恐怕有些無趣味嗎！”

“不，我望着別人創造一種藝術，是最有趣味的了，因為再莫有比創造藝術更神聖的事。我從前也喜歡塗抹，不過不成樣罷了。”

靜子聽了康維的話，便很高興的來要求他去共

同寫生。這雖被康維推謝了，但靜子沉滯的顏色，確顯了一些快意，復繼續的對康維說：

“近來因為是休息，所以把篇幅展大了些，要是平常，只好縮小景面攝取一部分罷了。康君，時間真是不夠得很，平時的寫生，都是在曙光初曉的時候；因為一到八點鐘，就非到學校不可，下午轉家後一直到九點多鐘都是在先生處，所以學課的溫習，大概都是在別人靜寫的時候呢。”

靜子說到這裏，不覺表現出一些寂寞的微笑，又繼續下去：

“但是我覺這樣的迫促，也正有些樂趣的。因為到了深夜靜寂的時候，可以供給我以極好的幻想時間。有時我一個人不意的微笑，彷彿白晝間的一切可懼的物像，到了這時都消滅去了，廣大的宇宙，只剩得我一個人存在，更覺得我一個人是勝利者了。有時我又玄想到我所描寫的花上去，我覺得這美麗的鮮花，內面也必定有潔淨的生命；人們都說花的凋謝無常，我覺得這正是花應當愛憐的地方，所以我描寫它的時候，都用着全幅愛憐的精神，想把它活在紙上。

所以我那天如果畫好了我就非常的欣慰，覺得我的花從此可以不死了；不然則意氣慚感地，覺得狠對花不起。但是，康君，時間總不與我以充分的餘裕，大概畫在半途來，花的精神，就起了萎靡的現象，外形也就漸漸地變了。記得有一次我在郊外畫一株很可愛的白合，起稿的時候已經是開得極繁了，後來漸漸的萎縮下去，到我最後去的早晨，已經枯凋得不像樣，彷彿帶着極慘愁的容貌在哀怨的訴說：‘姊姊喲，你來得太遲了！’似的。我覺得這花太可憐了，我的筆不會把它活下，是我太對它不起了。康君，當時我想到這裏，我的眼內已充滿了淚滴，後來我把落下的花瓣一律拾起來，取了兩片葬在我的口內，其餘的通通包轉家來了。康君，你怕要笑我癡頑嗎，但如果說是我有些慰安的話，恐怕就是我對於事物的矇矓地去想，與這些自然的親近了呢。”

靜子的這番纖柔審美的話，竟打動了康維的藝術有永久性的議論來：

“哦，靜女士，你能抱保存自然的生命的態度去創造藝術，你的藝術中當然也有生命流注的。我們人

類也不過是自然的一種，早夕是要經過朽敗而至於死亡的。所以人生的要諦，是要把有盡的生命寄託在無盡的藝術上去。Beethoven, Wagner, 等雖死，他們的生命還在音樂上呼吸，Mille, Leonard de Vinci 等雖成過去，但他們的生命却還在繪畫上長流。其他的哲學家，宗教家都是把各人的生命依存在學說或是教義上的。”

“是呢，尤其是米勒；他是最崇拜的一個人，無論我是如何煩燥的心只要見着他的畫時，都可以沉靜下去，一切忿懣的鬱積，都變為一種感謝的情緒了。我讀有島武郎著的米勒禮讚時，見着他那悽愴窮困的一生，竟來為我們創造偉大的藝術，不竟使我感淚下滴了。我覺得他表現的農夫，都是使我羨慕的，他們的辛勤，現不出一點苦怨來，所以我常想我們的世界，也想當成為那一種敬虔的世界才好呢。”

一直到康維未到海岸以前，他們差不多每天都是談的這類的說，心氣相投的人，自然復互相感覺着起來。現在康維從海岸轉到朋友家中，又接着靜子幽靜滿紙而又有些Passion的信時他們過去的會遇，



自然湧潮到胸上了。

## (二) 常飯

康維回到a市，即刻於晚間往靜子的家中去了。他以為靜子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會要出來歡迎他，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靜子的母親，儘管嘵嘵絮絮的詢問海岸的風景怎樣，妹妹儘管鬧着要看花郵片，却見不着靜子的影子來。康維在失意中的過了一陣，再已忍耐不住了——

“靜姑娘還不會回來麼？”

“不，在內面的呢；我們到裏面去罷。”

靜子的母親，含着照例的微笑回答康維後，即起身往內面去，康維自然也跟隨着。但紙門(Fusuma)開了後康維見着滿屋黑闇，祇有從窗子射進的來一股灰光，朦朧的可以看出屋中有一團份外漆黑的影子。康維正在疑惑，但一瞬間，電燈即刻亮了。

“靜子！你在作些甚麼噯，弄得這樣的滿屋漆黑！”

“我在作電氣的實驗呢！”

母親的斥責聲與靜子的似小孩的無邪的回答，

又若似遮掩一種事實的謎語，幾乎同時的衝進康維的耳鼓。但靜子見着康維時，除了一句‘晚安！’的通常語後，即靜靜地坐在一旁，噪噪不休的，仍然祇有她的母親。

“我暗憶着我們彼此交換一次信後，一定是要比從前的親睨更要加進一層，爲甚麼她的態度反爲變了呢？啊，莫明其妙？”

康維的心中正在泛着這種惱燥不安的情調，忽然聽着母親在對他說：

“康君，我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不知得你的同意否。我因家中經濟不充裕的原故，想把這間屋子也一同出租。但這是在樓下聯接我們的房間，所以很想得一個相熟的人，不知你願意來否？”

康維對於靜子今晚的態度，雖抱不滿，但並不會失望，所以他想接近靜子的心，依然是很切而對於靜子的母親的提議，遂欣然的答應了。

他搬到靜子的家來時，靜子正拿着她的朋友愛子作模特兒描繪；愛子也是一個信心最深的姑娘，每

到安息日的上午都要來靜子家中一同到禮拜堂的。康維得靜子的介紹，與愛子亦很相熟了，她們也常常約康維去作禮拜，雖是康維拒絕的時候多。有一個禮拜，待靜子與愛子轉來後，康維無意地問道：

“今天牧師說了些甚麼話呢？”

“牧師說不作禮拜的人是要受罰的。”靜子含着笑回答。

“自家不去，還要問，那多話都是可以轉說得完的麼！”活潑的愛子這樣說過後，暗把嘴放在靜子的耳側私語，靜子點了個頭，急把她妹妹也招來了。

“康君，今天禮拜無事，來同我們做遊戲好嗎？”靜子這樣的提議。

“好極了，我贊成做‘重拳’，這是最有趣的遊戲呢。”

愛子附和着說。

“可是我不懂得”

康維這樣的回答。

“不要緊呢，照着我們的吩咐做就得了快做罷。”

靜子的妹妹這樣催促過後，急忙把手捏了一個小拳放在草席上，同時口裏數着‘一！’，愛子也照樣的把拳重上數着‘二！’靜子在旁邊急忙催着：

“這回是應當康君了！”

康維莫明其妙，只好也將手重在愛子的手上，口裏數着‘三！’。待靜子笑恹恹的把手放上來數了四後，她的妹妹即癡癡地發笑起來把手翻上來放在靜子的手上數了五，繼續愛子照樣數了六，待康維數了七後正在不知究竟是甚麼一回遊戲的時候，只見靜子將手翻上來用着指尖在他的手背上，用力的亂刺，口裏放着微細而尖銳的聲音道：

“蜂來了！蜂來了！”

繼着就一閃而散，剩得康維目瞪口呆的起來問：‘這是甚麼一回事’的時候，愛子用手巾蒙着嘴，癡癡地笑得說不出話來，妹妹更放大聲音把背笑彎了，靜子則伏在一傍恐怕康維去復仇，連着笑又急連告饒。其後愛子才用力的把笑制着說：

“這是上帝賜與不作禮拜的人的‘遣罰呢！’”

接着靜子又說：

“但是我應數的是‘八’，當然是有刺錐人的權利的。”康維到此，才恍然大悟了這個鬼(Trick)是愛子搗出來的，靜子是利用數這個同音字(在日本‘八’與‘蚌’兩字同音)來錐刺自己的手背。

靜子的笑聲旋即止了，兩頰的笑痕消去過後，換得幾股紫紅血潮泛在上面，彷彿歡娛的心情突然變為憂鬱了。但笑得不止的還是她的妹妹。

除非愛子來時，他們是很少作這種嬉戲的。但若康維借故去提起些文學，繪畫，神話等時，靜子則非常的高興，尤其是關於有趣的典故，使他們滔滔不倦的互相喜悅起來。有一次靜子翻開她的Dessin來指着一圖草向康維說：

“你知到這個草名的來源麼？”

康維一見知道是表示愛情的一幅勿忘草。

“我知到這個草有個好名詞，但不知道它的來源，你可告訴我麼？”

靜子聽着康維要問，便不好意思起來，

——我不相信，你可是扯誑嗎。

——真的不知道這個傳說。

——那麼，把我知道的告訴你嗎：聽說某處有兩兄妹，互相愛慕，時時都是難割難捨的……

靜子說了兩句，便忸怩下去，彷彿不再說了。但是康維急忙的催促，

——其後呢？

——其後……有一天他們一同到山上去，走到一個斷崖的地方。崖下是一個深潭，崖壁上叢生一些亂刺荆棘；他們憩了一會，妹妹忽然於亂雜的草木中發見一枝極美麗的草莖，便要她的哥哥去摘。但這個懸崖是極崎嶇削峭的，待哥哥把草摘在手上時，足便滑去了；於是他急忙把那株草莖投與他的妹妹，同時說了一句‘妹妹，勿忘我了！’的話，便蹉跌到深潭內去了。其後他的妹妹便守着這個草慟哭以致終生不嫁，所以以後一般人便稱這個草為‘Forget-me-not’我所記得的就是這樣，但不知是否真的呢。

——我看傳說到無所謂真偽，祇要愈優美愈好。但是這兩兄妹也可以算是鍾情了。

他們兩人的手，都把畫帖捧住，四隻視線，時時不止的對射，但一閃又落在那朵草上去了。康維覺得

靜子含羞的媚容，是怪可憐愛得很，他那畫帖下面的手，便自然地貼在靜子的手背上去，靜子彷彿不知道一樣，

——那真是個好哥哥呢，康君，你可有妹妹麼？

——沒有，但我知到你也是沒有哥哥的，頂好我們以後作爲兄妹好了。

——謝謝你！

靜子的話還不曾完全說出，早已羞怩得把臉伏在畫帖上面去了。

一個炎熱的假期，這樣地被他們消遣過去。

### (三) 哀話

夏盡秋來，大自然的舞台轉換，太陽逐漸增加了黃光，山澗，樹梢，野原，室內，以及人們的胸襟，都讓給渾淡，虛浮，鬱滯的色音佔領了。深夜親着燈火的康維，必定要待他聽到肅靜戚寂的巷心中，由遠而近的一片急促的足音過後，纔豫備作他一日中的安息。但是康維在鼾息中醒來過後，常見偎擁着自身的衾褥上，射染着一隻銀箭似的光輝，他知道靜子還不曾

睡，於是他的思想也常常奔騰起來。

“啊，運命的奇幻，社會的縛壓，在這樣環境下掙扎着的弱女子，是何等的悲壯啊！人如能把這種被蹂躪的女子拯救出來，這又是何等可羨慕的偉大行爲啊！”

康維完全知到靜子的世家，是在秋天的一個風雨晚上，她的母親出外去了，她的妹妹來要求康維作 Tramp 戲。

——那麼去請姊姊也來罷。

妹妹去請了姊姊，但姊姊却要請到她的房間去，  
——康君，今晚我無心作遊戲玩，你看風雨這樣的淒涼，我們不若講陣話好了，我們有好久不曾細談了呢。

康維到了靜子房間後，靜子彷彿在抑鬱的追想什麼一樣，多久纔把頭抬起來向他這樣的說，外面一點一滴的細雨，覺得更添了些愁意。

——唉，真是好久不曾細談了，你近來好像比較平常還忙一樣呢。

——因為從前的學畫，是自身的努力，現在則非當成一種義務的去不行了。



——爲甚麼呀？

——康君，你不見我們一家的生活，都全靠老母一人麼，我常想我的學校，已將畢業，總覺得早些作點物質上的事業以減少母親的勞苦。近來我把這個意見對先生說明，他就承認每月多少給我些報酬，但要我每天下午到晚上十點鐘止都在 Atelier 裏內作圖案畫，並且兼理其他的雜事。

——在這種社會也是無法，受了報酬，大概就要任人使用。

——但是康君，我祇有咀咒自身的運命……假使我的父親還在，…我…我們是不會這樣的苦！

靜子幽緩地說到這裏，眼匡早已充滿了晶瑩的淚珠，急忙把頭俯下去了。康維見她起了傷感，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祇有她的無心的妹妹已在傍邊打着徐徐的鼾息。空洞的房間，頓添了些冷寂的氣象，外面的雨聲却漸漸的趨緊起來。他們在這蕭瑟的空氣中沉默一會，康維纔先開口說，

——靜女士，如果不要緊，我很想你，把過去的全部都告訴我。

——啊，康君，謝謝你的細問，我們是受運命播弄得  
很久的；我每想起憔悴的母親，在奔逃來城市的途  
上，攜着我的手說：‘兒呀！以後你要信說些呢？我們從  
此是莫有安樂的日子！’的這幾句話時莫有不令我哭  
泣的。

——那麼你們的家，從前是不在城上了？

——不，在鄉下，在一個極和平的鄉下。當時我們所  
過的生活的霧影，現在還隱隱現地浮在我的目前。  
我從小即非常的病弱，奶母是不敢離開我的身邊，父  
親尤其是眷痛我，他與來客的互相對話，或飲酒的時  
候，大概都把我偎抱在懷內的。但是到了六歲的時候，  
那不幸的可咀咒的生涯，就猛然地襲來——父親  
得病薨去了；他死的情況現在雖記不清楚，但微微憶  
着的是從來極慈愛的爸爸，忽然不理我也不答應我  
了，母親哭我也跟着哭，但却不十分明白是甚麼一回  
事。屋側的鄰人們都來在家中騷擾，爸爸不久也就被  
他們扛去了。

聽說爸爸生存的時候，一切事務都是託給叔父  
經理，圍棋飲酒就是他唯一的消遣品，叔父的野心，

也就跟着父親的寬大增長了。父親死了過後，從來未見過的人都來向着我們討債，田野歸了叔父家宅什物都拋棄我們了。母親的去路祇剩有一條——懷着小妹，攜着我的手到城市來求糊口……

初到城市的我們，正像那十字街頭的喪家之犬一樣，向東望只見一條混雜的長街，向西走也祇有些橫錯的狹巷。若在鄉間的時候，無論遇着甚麼人，都是滿臉的和霽可親，慇懃地向人寒暄問訊，但這城市的人則不然了，他們見着我們，都是漠不相關的臉上汎出一股冷淡甚至猙獰的氣象。母親好難地問到了一個親戚的家中了；親戚不冷不熱的招待了兩天，即爲我們把這棟房子租下，母親祇留一間來作寢室，其餘通租給客人，康君，以後生活的窮窘，想你可以想像了，可憐小妹進了小學校後，見着其他的小孩穿有極美麗的衣服與或有新奇的玩具時，都要轉家來向着母親要。母親被強迫不過時，祇有回答說：‘兒，人家有爸爸，你家裏却莫有呢；娘一個人是莫有多的錢給你買的。’這個時候母親哭，妹妹哭，我也隨着哭。以上許多是母親暇時說給我聽的，叔父如何的詐騙，

家產如何的變賣等我當然是記不清楚了。康君我真是孤哀的……所以我祇有求上帝……

靜子說到這裏，頭已不能仰視了，祇聽着屋外點點的雨滴，在數着靜子的暗淚一樣。

以上一段哀史，常伴着靜子的長夜燈火，射入康維的腦內，腦內所起的反響常是

“這樣喘息着的弱女子，是極可愛憐的。”

#### (四) 煩悶之煩悶

時間到了濃冬。菊英凋去，楓葉隕落，嚴寒漸漸地相侵，康維對於靜子的愛戀，也愈增加了濃度。在有一個初曉的時分，他忽然被窗外格格的聲音驚醒了。待他起來走到檐前時他知到是靜子已經在替她的母親扶拭小園側外的門牆了。爲是他走下小庭去把板壁上的小門打開祇見園中的薔薇枝條，在朝寒中的發抖，微微的淡烟，輕繞繞地向上昇騰，靜子正在朝霧中裏背着自身站立，背上一簇散亂的黑髮，隨着頭的動搖，在那裏東偏西移。兩隻長袖，一直高挽到肩膀上細長雪白的手幹，在板壁上往復了幾次後，

又把扶巾浸到一桶已穢了的水中。康維在門側站了一刻，靜子終不會回過頭來，髣髴毫不注意自身所住的周圍一樣。待他轉到自身的房間時，棹面的書上，依舊的放着一套方盒形的繪畫顏料，他急忙把它拿起走下檐去，但靜子的姿影，已經不在那裏了。

康維近來發生了多大一個不安，就是覺得靜子對他漸發生曖昧的態度起來。今朝的態度，竟使他猜到是冷淡但他愛戀她的心境反漸增加到高潮甚至於急燥了。

喫過早飯，康維照例的抱起書包到學校去，淡霧沉沉的朝景，已被旭日的的光線射破，濃碧的天空，高蓋着已醒了的地球。但這一片晴冬好景，誘不起康維的歡欣來，他模糊踱進了學校，到了午後又模糊底出了校門。但離開學校後，他却不回到他的假寓，竟筆直的向郊外的小山上去了。山上陳了常綠的蒼松而外，其他的樹木，皆已赤着枝幹，晒曬空中，見不着片點神秘了。但周圍的景色，彷彿與他無關一樣，他祇埋着頸項在那潔白的曲徑中亂走。

“靜子近來未必是怕起她的母親來了麼？她在朝

上有時連‘早安’都不說。但她究竟是忌避母親的嫌呢，抑是真對我起了疏遠的心呢？

⊕ 如果是顧慮母親，她應當努力的制造我們兩人獨晤的機會；疏遠了我麼，我不相信。啊，不能解決！’，

他抑鬱地縈迴着這個問題一步步底竟走到山頂了。待他發現了地上映着自身的一個斜長的倒影，他纔覺醒了已經是日落的時光。他把頭抬起來俯瞰着山下的田疇，都浮着一片薄紅，斜掛在西山頂上的太陽，射出幾股黃金色的霞光。他覺得慘淡的薄暮將要襲來，憂鬱的情緒，使他低吟出「落日」的悲歌：

Une aube affaiblie  
Verse nar les champs  
La mélancolie  
Des soleils couchant.

.....

夜幕深了，爲着康維及樓上的兩個客人灼飯掃除等事，在屋內打了幾十百個轉的靜子的母親，携着小妹到浴堂去了。家中如死墓般的靜寂，巷頭也聽不出一點聲息來，但燥急着的康維的心悞，却與支配着

他的空氣成反比。他覺得靜子房間的電燈還不會熄，於是把自家的電燈陰下自然地走到紙門的隙縫前面去了。他見着蒲團上跪着一個背影，兩隻極長的衣袖拖在席上，如方佇的宿鳥半斂着翅膀一樣，靜子正在肅敬的讀書，一盞電燈懸在前額上。

他高興極了，以為久不相語的靜子，今晚一定是在等待自身了。他湧着無數的歡蜜的豫感，把激動着的心臟壓下去，

——“靜女士！”

——“……………”

他聽不着應聲，心內覺得閃了一下，但他即刻想靜子是在專心讀書，自家的叫聲不會穿過門縫，傳到她的耳鼓內去，他又把喉頭更放大些，

——靜女士！

——就來！

他聽了回答同時草席上也響着澀澀的足音。於是他輕輕地把紙門推開一尺寬的空白靜子已經現在他的面前了。但他知道靜子的眼睛緊緊地看着草席上，臉上毫無一點表情底在問：

——有甚麼事情哪？

——今天買了一盒繪畫顏料，不知能合你的用否？

康維把他買了好久的禮物撐在空中，覺得半晌都沒有人接受。他見得靜子的遲疑，並不是從前的羞忸，彷彿表現出十分的厭棄一樣。但後來靜子終於把停在手上的禮物收下，微微向着側面的牆壁弓了個腰，嘴裏彷彿還出了點甚麼聲音。康維正猜着是在道謝，靜子已經走回了她的棹前面了。康維此時覺得有些矇然，心內也漸漸慌了起來；在這電光突閃的瞬間，使他欲進不可，欲退又不能，他更摩不着靜子的心意在那裏了。他即忙又說，

——你今晚是很忙的麼？

他的聲音一出口便覺得不是在顫慄，但自然也不是堂皇沉靜的；他祇覺得口腔出來的第一個字飛了，第二個字也飛了，一句話完全從耳側飄去，自身毫不知是甚麼意思，同時祇見靜子如街上的行人在忌避追尾的乞丐一樣，急推開測門到廚下去了。

康維完全釘在草席上了。他一步也不能移動，手也不知怎樣了。四周十分矇矓，連他眼睛釘在的地方



也看不清楚，開着的門口也關不上了。他祇覺得時間走過了一陣，靜子確是不會轉到他的面前。他感覺一種欲哭不能，欲惱不可的異樣的羞辱，這是他從來不曾經過的。門罅還是開着康維的雙腳還是釘在席上。過了好久，他纔想起前次曾在同樣的深夜笑恹恹的把一張「舞姬」的畫，貼在自身的胸上，站在同樣的門縫上要他看過，今晚爲何却要這樣的侮辱我呢？他想到這裏，纔覺得憤怒了。他決意再要叫靜子來問個曲直，他奮然斷魔的勇氣又把口腔張開，——……！

啊，他方要叫出，覺得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喉頭，連半個字也迸不出來，他祇覺得靜子在廚下微微地發了一二個響聲，來在指着他嘲笑，四周又矍矍起來了。

## （五）實現

一個陽春將到的三月，沉睡中的萬物，漸漸放出將醒的氣象，澀窒的天面，微微轉出些快爽的神色，康維早已不住在靜子的家中了。有一天他在外面散了陣步回來，案頭上忽然來了一個細長的信封，上面

署着自身的名字。他開函後，使他發了一驚，意外的竟是靜子寫來的：

“懷念的康兄，真是久疏音信了，想你每天都是很愉快底到學校，這是很令我羨慕的呢。康君，我近來覺得世間太無趣味，寂寞得太無聊啦，這或者是病的作原也不可知，但是呢，……我時時地，時時地都是孤獨的一個人，朋友些都昇了學，自然地與我疏遠起來，到Atelier去，與一般人也不合氣，康君，像我這樣想向着正路前行的人，真正是錯的麼？康君我近來不明白了，我一想起這些頭就昏痛起來，我已經不能以自身來淨化自身了。啊，康君，教我罷，照從前的那樣教我罷，我這已倦怠了的身心，要如何纔能夠愉快的生活去呢。我這種沉苦的胸懷，康君，除了你以外，是再莫有可以開陳的人啦！

懷念的康君，不把具體的狀態告訴你，你一定是不知道我的實生活的。先生的畫室，已經遷到X工場附近去了，研究藝術的志願，已漸感覺幻滅，我已等於一個女工了。我每天初曉的時分即到先生處一路出發，電車內的同伴者，都負着錘，尺，斧，鉞等散

布到各工場的；但那粗暴的舉動，喧噪的話聲，已引不起我的惡感，他們已像知道我是同一運命的人，所以再不受過從前學生時代的那樣底揶揄了。懷念的康君，我現在纔知道人們的心境，是隨着運命變遷的呢！到了工場側近的畫室，——啊，畫室這個名詞太雅緻了，這已經是個工場的縮形，運命還在一步一步的把我向着實在工場運輸呢，——就有一大堆絹，布，等類在等着我把它棚在架上，室內的棹橙及機案等都要經過我的擺設後，其他的畫工才進來開始工作。啊，康君，勞動到還不足惜，最痛心的，就是這些畫工裏面，很多性質惡劣的人，竟把我當成消悶的物品呢！他們在晚飯時，常強邀着我伴酒，醉了過後，常說些不堪入耳的話，啊啊，康君，那時真說不出我的傷惋，我的暗淚恐怕抑溜在胸內裏成個巨池了。我與畫工們與工場都無直接關係，各種材料的圖案，紋樣等，概由先生向着工場包辦的。啊，康君，我身體的病弱，是你知道的，但現在即禮拜日也不許有了呢！

啊，懷念的康君，我知道你常是眷愛我的，自從使你離開我過後，纔突然感覺失了光明一樣；但這祇

怪是我自身的頑冥啦，啊，饒恕我麼，康君？在這樣寂寥的時候，外面又瀟着寂寥的兩點，啊，康君，請你忘去我從前的一切，並且繼續的愛我，指示我罷；想說的話太多呢，但明晨還要早點去出勤，天怕快也要亮了嗎。啊，康君，能得你的饒恕，我要到你那裏來一次呢，我是永遠待着你的回信的……

孤悶的靜子寄。”

康維的安靜，完全被這封信攪亂，他的意識也不停的輪迴起來：侮辱，失戀，復仇，一個愛自然愛藝術的可憐女子的運命，離開她後，常於深夜靜寂中，躡足到她家的周圍靜聽。“啊，我是愛她的，我還是愛她的。”康維終於安靜了。

在禮拜日的一天，陽光分外的清明，康維豫想着靜子來訪的光景。在寓所等了一天，但靜子的影姿，終不見來，及到翌日，他纔在急燥中裏接到靜子的回信。

“我最愛的康君，正在疑慮中時，竟得到你慈愛滿紙的回信，孤哀喘息着的我，好似乾澗中的魚兒，忽然得着一溜淨潔的清泉一樣，啊，康君，你想我是如何的慰藉而快樂呀！

我的身體時時都是疲倦的。近來先生又從工場接來許多材料，催着我們加工，晚上睡眠的時間也僅有五點鐘；所以土曜日的深晚接讀了你的信既不能回，日曜又非早去不可，真是焦灼人呢，請你原諒我罷。你那裏我十一日一定要，但該不會遇着你的朋友來訪嗎，我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呢。今晚也是寒冷的天氣，請你好些珍重身體嗎……

#### 妹靜子寄

十一日的午後，康維的主人來說有客會。康維下樓去見靜子的頭髮已不在背上拖着，頸項上彷彿鋪過一層薄粉，已經不是學生時代的姿態了。並不華麗的衣服，却整潔勻齊，正站在門口的內面，躊躇她的姿式一樣。見着康維過後，她僅弓了個腰，眼睛不會正視過。待樓梯剛要上完，靜子的脚步在梯段上踢了一響，她纔向着康維打了個微笑同時緊張着的態度也纔寬釋下來了。

——你這間屋子真好呢，你看前面的古刹小榭，盡像南畫中的風景一樣。想來在晨晚時分，那廟內的鐘聲定是很洪亮的嗎！

文化的筵席上，被迫走了的靜子，一直把房內的  
被窗打開，凭着欄杆，儘在依依地眺望，康維設好的  
坐席，竟毫不管閒。

——靜女士，你請坐罷，風景留在後面緩緩看。

——謝謝你，好久不得接觸這種自然風景，所以一見  
就捨不得一樣。

——聽說你的Atelier已經不在先生的住宅了哪？

——不如就說工場好了。

靜子說時，打了個「微苦笑」，臉上現了些冷寂的  
表情，一時又繼續下去：

——這都是因爲工錢的過呢：不會受先生的報酬時，  
僅隨意的畫一陣，就可以把顏料繪筆等拿回家來練  
習自身的藝術，你不曾看見我拿愛子做模特兒畫過  
的麼！

——啊。記得記得，那位愛子姑娘，從教堂轉來，還用  
過詭計使我去做遊戲上當呢。

康維的這幾句話，把帶着憂鬱色的靜子及自身  
都發笑起來。但不一時，從前靜子侮辱他的光景，像  
一股惡光一樣忽然閃上了心頭。

——康君，我學藝術的念頭，已經感着幻滅，我無論如何的努力，恐都要成徒然嗎。

靜子的雙眸，確是像哀訴過後，盼望一種回答。

——那也不一定嗎！

康維說完過後，把頭偏在一邊去了。那種淡冷的態度，連自身亦有些驚疑，但他却故意地讓着這股沉默在房中浮漾，自家反看起窗外的風景來。

——康君。你已經不與從前一樣的了麼？

——我是與從前一樣的，但却詫異你不與從前一樣了！

康維順手在傍邊的書架上取了一本小說來擺在前面；他這時的心意，完全離開了靜子的境遇。靜子的身體，他的注意——或者是要求——完全集中在愛上去了。所以這種態度，究竟是在責難，或者探試，即自身也覺得十分曖昧，但靜子却被觸動得不有一句話來，長久的沉默竟使她嗚咽起來了。

——那……那是你誤解了。我從前與……現在完全是一樣，……一樣的愛你的。

靜子啜泣的聲音愈漸激烈，兩肩不住的側動，

終於伏到草席上去了。一瞬間康維的心境，更感覺得複雜，他不知道是甘蜜，幸福，或是愛憐了；自然的威力終於使他輕輕地把手放在靜子的肩上，緩緩地扶起她的頸項來，

——靜女士，不用哭了，我始終是愛你的。不過我不明白你，不明白你從前爲何那樣的冷淡，剛纔實在對不住了！

——請你恕我罷，那都是我一時的癡冥，但是康君，那晚間的無禮，是經過長時間的掙扎，才忍着痛做出來的呢。但你一點也不知道，你太殘酷了……

靜子說到這裏，竟倒在康維的腕內，又哽咽起來了。康維覺得全身都有些戰慄，急忙把她扶起，用手巾替她把眼淚擦去。

——靜女士，我希望……

——不，你如果愛我，希望你稱我妹妹。

——那，妹妹，我希望把你煩悶的經過，說來我們大家解決嗎。

——祇要你喜歡，那麼我極希望的。

他們兩個重新坐好，康維埋着頭把火鉢內的木



炭添多了些，因為他們都感覺得有些慚慚，靜子把話繼續下去

——康維，——啊，不，你是我的哥哥了，從此許我稱你哥哥罷，——我們家庭的狀況，是你知道的。母親從千辛萬苦中，才把我哺育起來，所以我是萬不能忘去她的。同時母親對我也有種要求。他時常說妹妹是不中用的，所以一心要把我留在家中，招一個入贅的夫婿，以便撐持以後的家庭，啊，哥哥，你看我們這樣貧賤的地方，那能有個好男子來入贅的呢，我—想起我黑暗的前途，不竟發生恐怖起來，但母親的意見，又是我不能拒絕的，所以我當時的決心，祇有把終身委給那可咀咒的運命蹂躪罷了。但是……

靜子用沉滯的語調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舉起一雙溼濕的眼眸望了康維一次，隨着又把身體移動坐好。康維見着這種可憐愛的姿態，雖感覺得誘惑，但亦祇好傾心的聽去。但靜子另外把姿式坐好過後覺得微有些羞意，把視線垂在自身的手背上，同時又把話繼續着下去：

——但是自從與哥哥相遇過後，覺得我愛慕哥哥的

心，漸漸由萌芽而漸至強大，因此我的恐怖煩悶也同時增加了。從來祇有母親單獨存在的頭腦，現在更添上一個姿影了。哥哥與母親都是我不能捨棄的人，但又不能同時存在，究竟要怎樣纔好呢？啊，哥哥，我每想起這個問題，腦中便如有毒蜂一般的亂刺，結果祇有一場暗淚罷了。到後來我纔想了一個痛心的計謀，就是要想拯救得母親，祇有使哥哥的影像自動地從我的眼前減去，那麼我的愛戀或者可以漸次疏薄而至忘却，自能把我的身體獻給母親一人了。這個計畫，你那次從海岸轉來就試驗過一次，但性弱的我，完全失敗了。啊哥哥，後來使你厭棄我的結果固然達到，但見不着哥哥過後，反覺得熱愛哥哥的心漸漸膨脹，像突然失去了璀璨的太陽在那幽淡的黑邃中摸索一樣。我已曾努力的抵抗過，但這個痛苦，我也不能再隱忍掙扎了。啊哥哥，我自家把生命前面的明燈吹息，要在波濤洶湧的荒海去受難，這是自孽自得的了。我現在祇跪在我心愛的明燈前面懺悔，我希望我的明燈再燃……

康維靜默底聽到此處，忽然伸開了雙腕，緊緊地

把靜子抱在懷內，狂亂的在蒼白的頸上亂吻；

啊啊靜妹靜妹，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再不能腦你，我愛你的燃度，祇有較從前猛烈的。啊，可憐的妹妹，你的煩悶是應有的，你若順從你的母親，你的前途確是祇有黑闇，我雖不是暗礁上的燈塔，但我不能坐視你受這個社會的惡濤吞蝕的。

——哥哥我真幸福。

康維覺得靜子像一隻被鵠鷹追窮了的馴鴿，在自身的懷內發抖，再不忍把她重放到那荒遼的大空去。  
——靜妹，你的身體愈漸清瘦多了，畫室的鐘點，是不能減少的麼？

——那是不能的，除非是不要報酬。我也曾把這個意思向着母親微露過，但覺得她有些不喜歡。

——你受了多少報酬？

——每月給我十五塊錢。

康維覺得眼前的靜子，完全像那機聲扎扎，煤烟矓矓的工場中，流着血汗的婦人，長日不息的受着工場主的壓榨，每月不過僅得稀少的養料，還要拿回去分撥與家中做生活。

——靜妹，十五塊錢的工資就連日曜日都不有了麼，你還練習自身的藝術好了嗎？你那的天分一定是可以成功的。十五塊錢也不算多，我每月可以從學費中省節出來幫助你。

——啊，那是不行的，哥哥完全把我的意思誤會了呢，我今日不是來向哥哥借錢的。

——靜妹，你以為金錢可以把我們的愛情污穢的麼，這種思想，完全是有錢社會的虛偽，我們不應當計較的。

但靜子終於謝却了，她回家去的時候，已是燈火照耀的晚上，過了幾天，康維纔得着她一封信。

“最親的哥哥，今天我畫了一幅極美麗的腰帶，上面配的是孔雀羽尾的花紋。我正在繪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幻想呢。我想我把它繪好過後，拿來結飾在自家的腰間，伴着哥哥到那繁盛的街中或到野外去散步；人們因為腰帶上的花紋，太鮮艷了，都回頭過來看我又看哥哥。我想到這裏，不覺羞忸起來臉上有些發燒，才把我的夢境打斷，一想起我費了這些心血畫好，還不知到使

用的人像甚麼時，終使我微笑起來了。但是我這種夢遊的狀態。竟被側近的畫工——照例的討厭的畫工——察覺，又惹得他揶揄了一番。啊，哥哥，我近覺得他的舉動，非常可怕，聽說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呢。他不稱我的本名，「基督教徒，」就是他給我的綽號。尤其是酒醉過後，我是絕不敢走近身傍的。哥哥，我不隱瞞的告訴罷，但是請決不要爲我耽心呢。他的卑鄙的心肝我是在有一天晚上纔完全發現，現在想起，還有些慄慄，還令人作嘔呢。那晚上的晚餐後，其他的畫工，都回去了，待我去整理畫室時，見着他又醉倚在棹上。但待我走到他的側邊時，啊，哥哥，他竟突然起來把我的雙手捏着，繼又把我緊緊地抱着了。我祇覺得一股燻人的酒氣撲近面來，他那充血的雙眼，儘像地獄內的餓鬼一樣。我無論如何的抵抗他都不肯，最後見我使勁的叫出聲來，他纔把手鬆了。聽說無政府主義者是專求娛樂，不問秩序的，啊，我真有些可怕呢。哥哥，那天太耽誤你了麼，請你恕我。最後請你保

愛身體罷，我也是時常注意的……

你的妹妹靜子”

康維讀完過後，感覺十分不快，他覺得靜子是在魔宮裏面一樣，次日即決定回靜子的信。“可愛的妹妹，接讀你的信後，令我胸中起了十分的鼓動，我感覺着煩燥甚至有些不可抑壓的憤惱，因此昨晚我不曾安甯的休眠一息，我這種興奮的原因，想來你應當知到的。你爲甚麼要拒絕我的意見，我不是綉紈的富家，但你每月的十五圓錢，無論如何都可以設法的，近來愈覺得我們這些窮人，祇有需要物質，絕不能輕視物質，靜妹你一定受了些虛偽的宣傳呢。我知你崇拜有島氏，更或讚美他成全了純潔戀愛的殉教者。但是他一方又有痛恨私有財產制，把他的家資都拋棄了的事實，這正是急進的智識階級發生了矛盾的死呢。妹妹，我們應知到痛恨物質的偏蔽，不應當連物質自身輕蔑，請你不要執拗罷，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把你放棄在那種蠱惑的地方居住，妹妹，你鬚鬢在虎阱中裏徘徊一樣

呢。啊，尤其使我掛念的就是你的身體太消瘦了，多談幾句話時，你的雙頰就泛出幾股紫黑色的紅暈，而且有些發咳，不知對於你的肺上發生過疑惑與否。啊，妹妹，你需的是休息，你需的是物質，請你不要癡執罷，讓我們共同貧窮，共同受踏蹂，並且共同底與社會掙扎反抗起去吧。…你親愛的康維。”

#### 靜子的回信

“世上唯一愛我的哥哥，你那樣爲我愛慮，我祇有感激，我祇有以感激上帝的心來感激你呢，我覺得除了這句話而外是沒有更好的詞藻來表示我的心緒了。啊，哥哥，你竟把費用送起來，不苦煞你麼。我知到你還在修業時代，我不能作你的累贅的。但是我若退還你來，一定是太拂意的，現在就儲蓄在這裏罷，以後一定不要寄來了呢。

呵，畫室的事，本來不想說來擾亂你的胸窩，但我無論甚麼事都不敢隱瞞你，所以終於告訴你了。哥哥，你以爲那個無政府主義者也可欺凌我的麼，你看他那一雙充血而且翻白的眼睛，頸項短似烏龜一樣，

臀部比婦人還大走起路來東搖西擺的，常發出些邪笑來；哥哥，請你去看那污泥內的蝦蟆就可知道那個模樣兒，想起就令人發嘔，你以為我可以侮辱的麼，哥哥，請你不要為我就心啦。我讀到哥哥最後的一段信時真把我感激下淚了。注意我的身體的人，哥哥實在是第一次。啊哥哥，我的身體確是羸瘦得不堪，時常感覺胸前作痛彷彿有一團血塊亭滯在那裏。我不會告訴母親，我知到這是無益。但是我也知時常保重，請你不可太為我操心了，啊，哥哥，我常見着側近工場進出的女士，都是一樣的蒼白病弱，我們同一運命替他人勞動過生活的人正多呢。那天我同別的畫工，一同到工場去參觀了來，走到製絲房時，忽然使我受了最大的一個衝動。我們見着內面設置得有幾個大鍋鑪，鑪內沸騰的水中浸蝕着無數的繭子，機械不住的旋轉，纏得肥大的蠶繭，漸漸瘦小下去，終於殘下一個黑蛹，像死骸般的橫浮水面。我覺得爐旁的女工與鑪內的蠶蛹，同是一樣的運命，我們急忙又轉到繅棉房來了。這裏的機聲，更是喧噪，屋內飛騰着無數的絮絲，女工們的身上，皆布滿一層薄棉。啊，哥



哥，在這樣的空氣中，我竟發見了一個嬰孩，睡在機器間的一個破爛的搖籃內，一雙緋紅的眼睛，在纖塵亂舞的空氣中鼓張彷彿在詛咒這個世界一樣。旁邊站着的母親也時時帶着憂鬱的雙眼向他盼望，此時忽然覺得我們平常的聖母圖太美麗了。母親說：嬰兒的父親，也是在市役所內賣勞動，家內其外無人，才帶到這樣污濁的空氣中來的。嬰兒初受不過這樣雲震動，終日祇有啼哭，以致惹起了工頭的干涉，但現在已經不能哭了，或者是習慣了嗎。母親說時，心內非常酸楚，悲戚，我急忙到傍邊去為他們祈禱一會。

啊，哥哥，關於工場的哀話真多呢，有一次先生有事到工場去轉來說工場內有許多工人在同管理喧鬧，原因是一個女工被機器的皮帶纏着了衣袖，竟拖到機上把臂部傷了，所以不得不停止出勤，但工場主把他的工資也就停去了。這個女工的家中還有幾個幼孩，都全靠她的工錢哺養，所以現全家都陷於飢餓中了。喧鬧的工人，都是特來為這位女工要永繼續發薪，而且請求場主撫惜的。先生說完後，更添上了幾句說：“不出勤，工錢從何發起呀，工錢原來是買勞動

的。”但是莫有那個畫工回答，我在榜邊也奮怒起來。“不知先生的居心爲何那樣的殘忍呢。哥哥，我近來對先生確有些怨恨，我覺得他完全是一個營利的商人，已經把我完全當住女工使用了，你看我這樣狀態。何時纔可以在美術院去出品啦，我不覺常常在自家嘲笑我的妄想呢。但是我的思想已有些變遷了，我覺得美術院內的藝術品既不是我們這種窮人所能創造得出，並且也非窮人們所能鑑賞的，所以我覺得努力去創造這種藝術品太無價值了，這與我現在努力裝飾好衣料去給淫富的姑娘穿帶有甚麼分別呀……”

## (六) 本能

一個晴朗和暖的天氣，靜子與康維在植物園的一條清溪上沿着步行，一直向着有梅林那面走去。因爲他們近來的生活，都非常的鬱積乾燥，尤其是渴愛自然的靜子，愈需精神上的休息，所以康維送到她那裏的錢，得大家的同意，取了一部分出來作一個極小的郊外旅行。靜子穿上她最好的衣服，顯着比平常整

快的樣子，將放苞蕾的樹梢，已經開喉了的鳥聲，以及清漾淙淙的水鳴，都被他們貪着飽賞。“還是女學校時代來過了。我是很熱愛這一帶的風景底呢！”靜子常吐着氣息微嘆。將要到梅林的時候，靜子忽然放了一個極尖銳的驚喜聲，在草壩上繞了一個大圈，纔再向前面走了。康維急忙俯首看時，乃是枯乾的草葉下面，萌出一團很嫩柔的青綠的草芽。

走到梅林的傍邊，他們在一個塗白的長橙上坐下，紅梅的幽香，陣陣伴着微風送來，陶冶着他們的心意。他們都非常沉默，除了靜子間斷的嘆息讚美而外。

“真是綺麗呢！可惜我們不能常來遊玩。”

不知是幾時，靜子的纖瘦的雙手，緊握在康維的掌中，他們依然的很少說話。

過了一陣，忽然有幾朵暗雲，飛布天宇，一切的光暈，都被洗斂去了，只有從浮雲的稀薄空洞處，穿出幾股黃金色的針狀光線，射在梅林上。這個奇異的光景，竟把他們的沉默打破了。

——哥哥，你看喲，黑雲的那面是如何的光明呀，我

們竟被封鎖在黑暗的地下呢！被窒息着的人們都努力的向着雲口翹望，嗚，哥哥，可惜青天如是之高遠，攀登遑遑無路，見得着光明，享不着光明的人正多呢！——妹妹，你的話的確是我們心境的一個好比喻，但把一個世界分隔為光明與黑暗兩面的惡雲中，說不定不痛打幾個暴動，“暴動”的閃雷，把這個烏烟瘴霧霹開，現出青天白日來。妹妹，我近來的心境也大變了，我那些靡靡之音的詩集，都在書架上生了塵埃，我們共同愛好過的，

秋琴柔長之嗚咽兮  
傷吾孤淡憔悴之心。

息鬱窒而色愴慘兮，  
聆鐘憶昔而吾泣。

吾踱躅乎冷惡之秋風兮，  
秋風飄吾如隕葉。(chanson d'automne.)

的這樣句子，現在已不快口了。我們從前要把簡短的生命寄託在無盡的藝術上，的那種思想，覺得是錯誤

了的因爲我們找不着——也可說無有——有永久性的藝術。妹妹，我在一個暴風雨的午後，竟暗示出我自身的詩來，因爲我覺世上要有一次暴風雨，纔有暴風雨後的那樣平和出來，詩雖是粗魯，但頗覺得把我的心境表出來了。

——哥哥，暴風雨是上帝給世界以平和的——牧師從前這樣講過——所以我也覺得上帝是不讓我們被蹂躪的人長久受蹂躪。但是請你把詩讀與我聽罷。

——啊，宗教的事，讓你自身去解決，不過牧師的說教是很淺薄的，我的詩也不過是喻意罷了：

    惡魔樣的雲霾，  
    奔湍昊蒼，  
    氤氳的宇宙，  
    全被他們縱橫。  
    掙扎着的筋肉！  
    喘息着的嘶聲！  
    被抑壓的生靈啊，  
    一如在冰河下的封禁。

黑霧濛濛中，  
忽然迸出了晶閃，  
圍壘的痼瘴氣裏，  
狂放着吼暴的叱聲。  
痛打着的閃雷，  
奔逃着的妖紛，  
污濁的雨柱傾瀉，  
腥粘的血潮飛奔。  
一切都被粉碎！  
一切都被震驚！  
啊，痛快的霹靂！  
.....

五彩的虹弓，  
奏出翠音滴滴，  
羣飛的百鳥，  
歡唱歌舞聲翩翩。  
——永遠的平和克復了，  
幽歌！凱唱！

叢林盪搖，  
發出溪山的微笑，  
柔陌虛烟，  
浮着人類的顫和。  
——新建築出來的  
美景喲，快暢！

靜子與康維，一同回到寄寓來了，空際的浮雲，已經變成絲線般的霏雨，春日的餘寒，復伴着雨點增高了。

康維重新把火鉢燒好後靜子彷彿無力的把身體靠着他的肩膀坐下，帶着女子特有的懶懈的狀態，向他說：“今天彷彿有些疲倦了呢！”同時雙頰浮一上些羞恹的微笑。康維的心臟，突然發生異常的激動，本能的緊緊把靜子的手捏着，靜子乘勢倒到他的懷內，互相感覺一股肉溫的馥郁，及微顫着的喘息，室內沉靜了一會……

窗外的細雨，稠和着乳白色的飛烟，在對面山間

的輕飄浮動，幻出無數的畫景，時有掠雨小鳥，從窗前飛過，放出幾聲暢快的歡叫。

## (七) 墮潭

又是一個初秋。

他們在一個石工家中的樓上，同住了好久了。在未同住以前，靜子因為有一次回家得太晚，竟使她的母親起了疑惑，一直到她的朋友愛子家中去探問，但那裏不惟見不着靜子，連她素來藉口到愛子家去的事也發覺了。靜子回家後，與她的母親起了爭端，她竟把從來的事實一一的直述，並且無論如何不能離開康維的意思也說明了。她的母親，見着事已無法，祇有允許了靜子的行爲。

靜子唯一的幻想，就是希望康維早些畢業，一同回到山東去看孔子的聖地，雄壯的山水，巖峨的建築；他想那時的康維，自然是個大學教授，或與這樣職分相當的地位，他們自然不會像現在共同的受窮了。所以她竟把從來想在美術院去當選的意見打消



——她也知道她與美術院的中間並真有一座渡橋，仍然繼續去工場側近去作圖案的工匠畫來與康維共同維持他們的生活。

這樣平凡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經過，但社會的惡魔，並不曾把他們忘去，並且使他們欲逃不能的抓住他們了。

康維忽然接到他家中來了一封信：

“……今年山東全省旱魃爲災，收穫不豐，我全省父老無不渴望南軍早日將全省佔領，使我鄉土得早日脫去交戰區域，俾得減少軍費負擔。南軍雖開遠不如昔，但較之戰場久滯省內似爲稍好。但無賴省內軍閥屢得日本的武力幫助，以至死灰復燃，戰事綿延，軍費囊括，吾省租稅，已豫徵數年，倉無粒粟之儲，復遇大旱之災，不知伊於胡底。

再者大連商號，復受日人強大資本之抵禦，竟於前日宣告破產了！以後吾兒學費，實難於維持……”

康維把信讀後，突然增加一段猛烈的威襲，一股

一股的煩燥簇來，使他無論如何不能在室內安靜的坐着。他竄着頭向外一趨，但走甚麼地方去，他也不知道，真正也莫有一個Paradis能把這個青蛇般的死纏着他的窮魔避得開。

“上月的房金，主人催促了幾次，都是靜子以這個月的工錢來作抵當，才把他制服下去了。可憐的靜子竟夢想同我回去遊泰山，泛長江……不惜與我共同甘苦繼續她的女工生活，唉，靜子喲，你這種美好的幽夢，竟要被你的祖國——你所愛的祖國——給你破壞了！”

但是這種憂傷的心境，是閑散階級的人，遇着無可無不可的問題時，纔能長久繼續的；康維現在已經失去這種詩意的，半苦半甜的憂傷的特權了。他有更猛烈的嚴酷的事件，浮在他的頭上——

“靜子已經受孕了！”

他一想到這裏，忽然像由L'oubliettes的第一層，一直被推到深底去了。他的周圍，現了一陣昏黑，頭上像鋼鑽般的錐刺，幾乎使他暈倒過去。

“靜子的身體是不能久去作那工場般的勞動的，

那時不但少了一些收入，還要另費幾多錢來迎接嬰兒，如國內不能來錢……”

康維回到家中正在豫感着將來的不吉，靜子也從外面回來了。

——哥哥，你的顏色爲甚麼那樣不好？又有人來催過帳去麼，教他待着就是，我想哥哥家中的錢快要到了呢。

——……………

康維見着靜子尚在夢中的這種小孩般的態度，不覺有些痛心，一時竟找不着一句答話來，他更不忍見靜子知道他家中來信後的悲傷。

——哥哥，你惱我回來太遲了麼，我願受罰呢。

靜子見着康維久不說話，便有些忧心起來去捏着他的雙手發問。但這樣寬慰的苦心，竟觸動了康維久就欲哭不得的心情，一時淚滴如降雨一般，流個不止終於把家中來信的事告知靜子了。

“唉！社會究竟要把我逼到那裏去纔放手呢，但哥哥，請你不要過慮，到了那時，我想自然有法的。”

過了好久的沉默，靜子纔嘆息一聲，彷彿有一種主意的把康維安慰一會。

靜子的身體，一天一天的變化去，但康維家中，仍音信全無。他們完全被暗雲般的窮愁封鎖，覺得世間上祇有悲哀的他們兩個。

“哥哥，是我累了你呢！”

靜子見着康維過於愁燥的時候，常在悲痛的腦內，尋出話來寬解。

“你不要太心焦了，那時家中即無錢來，我去送報紙也要找錢來供給你！”

康維見着靜子一個在暗中流淚時，也常想些奮勇的話來安慰她。

靜子的眼淚，只有康維爲她揩擦，康維的煩燥，也只有靜子爲他寬解。

## (八) 抗心

有一天康維在外面轉來，見着靜子同另外一個女人正在談話。她們見着他後，都急把話停住，那個

女子也一時就告辭走了。靜子對他說這是一個洋畫研究所的模特兒，係她從前的同學，她們因為都愛繪畫詩歌等類的東西，覺得有些心氣相投，但靜子因為她太過於帶魔性的原故，所以又不曾深於往來。

那個女子走了過後，康維覺得靜子的心情，有些不安定起來，時時都在沉思默想似的：有時她又帶着疑慮的眼瞳，把康維凝視了一下，有時又現出些安心的神態，彷彿解決了一件問題一樣。他想靜子素來虛弱的身體，又經過長久的憂愁，恐怕神經要發現異狀，心中也愈耽憂起來。

晚飯過後，靜子即強着康維早些睡去，康維以為她那樣不甯靜的心境，早些使她安息一陣也好，於是培伴着睡下了。但恍惚底過了一會，他覺得靜子偎依在自己的腕內咽咽啜泣起來。他想起靜子粉碎了的胸窩，枯勞了的身體，現在又使她受這樣的興奮，也覺得有些傷心，急忙翻身把靜子抱在懷內：

——靜子，你今天受了甚麼刺激麼？你要寬心些呢！你的身體是有孕的……

他的話聲再不能續下去了。他們愈哭愈激，愈抱

愈緊，一時都說不出話來。過了一刻靜子纔斷斷續續的說：

——世間太……太把我們蹂躪盡了…我…我要向世間，向上帝；向一切去復讎，…我是不忍久連累你的！

到第二夜的晚上，康維見着靜子久不回來，竟先睡去了。但他到了半夜醒來把兩手向側一摸，祇觸着一床冷浸浸的被褥，靜子竟不睡在他的傍邊。他又把頭伸出來向外一望，祇見黑洞洞地一間屋子把自身牢住，頓感覺十分的寂寞，漸至發生恐怖起來。隔一會他纔聽出遠處的兩聲三聲的雞鳴，他一直輾轉到天亮。

朝上他麻糊地又等了一會，仍不見着靜子回來，他的耽心也愈重了。他想起靜子從來沒有在外面不回過，竟對靜子起了疑心，但又覺得靜子絕不能背叛他的。他在屋內受不過這樣寂寞與心燥的交迫，又穿起木履向郊外走去。他正在追想時，靜子前晚那樣神經異狀的事，忽然浮在頭上來了。”靜子莫非去自殺了麼？，他打了個戰慄。

”噯噯靜子啊，我因為愛你，遂起了拯救你的心，但是現在我也要顛墜下去了。”

他東想西愁的，從前靜子爲他講勿“忘草”的故事，也浮在心來，他不覺打了個冷笑，因爲覺得他自身有些像勿忘草內的主人公。

遠遠的一陣鐘聲，和着一陣汽笛的亂鳴，報着正午到了，他纔覺得他不曾吃過早飯，慢慢的又走回家來。

的走上樓去，覓靜子正舖好被窩在睡，他一時安心下去了。但待靜子把頭掉過來時，他見着她的顏色竟慘白得像死人一般。康維知道靜子在外邊一定發生有異，急忙上前去，一面用手探試額上的溫度，一面問着：

——靜子，你做了甚麼呢？

靜子的皮膚，像火燒一樣，眼露露地伸出一隻手來緊緊把康的撫摩着在她額的手捏住，

——哥哥，我不告訴你就出去了，太對不住你呢，我充心的求你饒恕。

——這也無所謂饒與不饒，但是你的身體爲何突然變到這般模樣呢？

——.....

康維見着靜子沉默一會，嘴唇顫了幾次，都不曾回答出來。

——我看你心裏有些難過一樣，去請醫生麼？

——不，哥哥，老實對你說，我已經犯了罪了！

——甚麼？

——你的嬰兒已經被我殺死了！

靜子還不會說完，飽忍着的眼淚，像雨珠般流了下來。康維有些疑惑自己的聽覺，但“嬰兒已經殺死了”這幾個字明明是穿進耳匡內去了的。他也呆了一時纔把意識恢復過來，

——靜子，你去墮了胎來麼！

——我祇有求你饒恕，因為我再不忍使你受累贅了。

康維見事情已經真了，沉默了一會，不覺伏在靜子的被上，也沉痛起來，

——啊啊，我的靜子，青青的嫩芽都不忍踏，小孩手中的蜻蜓都要教他釋放的靜子，你竟把自身的嬰兒，還不曾見過天日的嬰兒殺死了，我知到定是如何的心痛喲！

——哥哥，我不得你的同意就實行了，這實在是我怕



你的阻擋，祇要你饒恕我，我在道德上是感不到絲毫的痛苦。我祈禱了上帝，上帝終不見救助過我，我這種行爲，是可以說我復仇的第一步了，哥哥，請看我枕畔的紙屑罷！

康維抬起頭來，見着靜子枕頭那面，有一個耶穌的偶像被撕破得粉碎。一時靜子覺得要入側所，把被蓋掀開時，康維見着有一團棉花，被猩紅的血液浸透了。待靜子由廁轉來，蒼白的手內，戰兢兢地捧了一疊鮮紅的血紙，紙上托着幾團烏黑色的筋絲般的血塊，血塊內面像有一隻剛發生的新紅的薔薇嫩芽，尖蕊的半頭，被指甲切斷了一樣。

他們一時都駭得發不出一句話來。隔了一會康維見着靜子的臉上像敷了一層白紙，頭髮亂蓬雙肩衣服零亂鬆散底只是站着發抖時，纔忽然想起受了戕賊的身體，是不能再受這樣精神上的刺激的，他把幾至狂暴的感情抑壓下去。

——啊罷了，罷了，身體要緊，快睡下去安息罷！啊，靜妹，世間把我們逼得好慘啦！

康維想去請個醫生來看，但他想倘如診察出來

是墜胎，靜子一定要成個刑事犯，就是這樣呢，對於靜子的身體又不安心，他鬱迴了好久，

——靜妹，你安心睡着，我出去探詢流血過多的藥方來呢。

——不，哥哥，我希望你在家裏伴着我，我現在心裏覺得十分的寂寞，我不能離開你一眼的。施手術的尼僧說，對於生命絕對無害的。

——尼僧？尼僧竟能做出這樣的事麼？

——是的，哥哥，你看世間上的牧師，和尚……等類的人是如何的詐偽，從此也知道上帝是如何的虛假呀！

——這是那天來會我的那個女子的介紹。那天是來告訴她與尼僧交涉的結果的。這位尼僧是蔽開眼目專門作這項生意，作介紹的女子，已經受過三回手術了。她因為受過一次欺騙的結婚她要實行對於男子的復仇，決意再不嫁人了。

過了幾天，靜子的身體，果然比較好了一些，他們在一個晴朗的下午，相約起去看他們嬰兒受難的

地方——尼庵。靜子的神經，仍然有些興奮，走路的速度，竟緊一陣遲一陣的。他們走了一會，在一個林蔭中間隱隱現出一座纖細的屋宇，上面蓋着整齊的梭草，草上叢生着綠褐色的苔蘚，現出一股蒼老幽寂的景象。屋的三方，圍以藩籬，中庭一堆潔白的沙渚，上面復印着無數的整齊的紋路。沙渚側近培了幾方瑩潔的滑石，與蒼綠的小松。若更借稍古一點的形容詞來描寫時，可以說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雖觀音蓮台不是過也。”

“刑場已經到了！”

他們站在遠遠地呆望一陣，竟滴不出一點輓弔的紅淚，也唱不出哀哀的讚美歌來。但他們兩人的胸中都在詰問：

“好個美麗的刑場呀！但不知嬰兒的罪名是甚麼？”

## (九) 極地

靜子繼續又去出勤了。但他素來瘦弱的身體，又經過這一次的戕賊，竟愈一天一天的枯凋下去，時

常發出頭暈目眩的症候來。她有一天轉來對康維說他已經加入附近工場的女工聯盟會了。

在一個黃昏朦朧的時候，靜子由外面出勤轉來，正在與康維談話，忽聽得，下面有人在扣門。繼續又聽着一個人與樓下的主人說話：

”哪……我是……從警察處探聽得來的……此處住得有支那人麼？，

靜子起初彷彿現出非常驚懼的神色但過一時又彷彿有了決心一樣，不待主人上來，一趨就跑下樓去了，

跟着靜子上樓來的，是一個着和服的日本人。上來向康維行了一個禮後，慢慢地取了一張紙出來。

“實在對不住得很，我…近來……想到東三省：一帶……去經營商業，現在……帶了一篇廣告來。哪……不知先生能否，替我譯成貴國的語句？”

康維待這個日本人幽長的把話說完後，接過紙來看時，上面盡是些“價廉物美”，“老少不欺”“……”等類的話，提筆就寫好了給與待着的日人，靜子竟在傍邊睜大了眼睛，抱着不平，日人回去過後，靜

子纔說：

——賤東西，竟把我驚駭了一回。近來新聞上常見有墮胎事件發露，我以為我們的事也被摘破了呢。哥哥，我的良心上是毫不受苛責的。我知到殺我們的嬰兒者是誰，負這個罪過的人，就是剛纔來的這種“吸血鬼。”

靜子漸說漸興奮，聲音也漸大起來。

——他們在國內榨取了一般人的產財。到了無可榨取時，又把毒手向海外去發展。啊，哥哥，是我錯了，我前次不是給過你很長一封信麼，快還我罷，那時我還是被癡醉着的，所以立有那種的愚論。

康維把信找出來給與靜子，靜子一氣的再往下讀去：

”……愛祖國的人是善的，我的生地，我的故鄉，我都感覺優美，我愛祖國，我愛日本，這點要請你允許我的。我的胸腹，我的手足，我的全身都是日本人，都流着愛國的血。雖說身體屬丈夫，但亦不能同丈夫共同排斥祖國的。

我愛哥哥，亦愛哥哥的祖國，但哥哥却為甚麼要

排斥日本呢！那樣的心未免太狹小了。

我信真正的上帝，請哥哥把新約聖書馬太傳第五章第九頁翻開來讀罷，上帝不是教過我們的麼！

所謂“正義”“正義”云云者，例如被毆時，亦毆還之，被愛時，亦還以愛，不過這樣罷了。那麼爲所不愛者祈禱的事，是哥哥所不能的了。哥哥，愛是那樣的狹小麼？如以天下爲一家，則各國皆如兄弟，哥哥如排斥日本，即無異於排斥自身的骨肉呢！況且一家之中，即有一個頑冥小孩，亦應當格外照拂，而感以慈愛的麼！

凡愛基督者，都爲上帝的從僕，若從僕之間，互相毆鬥，這一定是逆侮上帝創造人的本意的，啊哥哥，你的心是我所不敢贊同的……，

靜子讀完過後，一氣把它撕得粉碎，還要找火材來燒。

——啊，我知道甚麼叫上帝了。他是癡醉這些被壓迫被榨取的人們的一種工具，使他們像家鵝般的馴柔，羔羊般的屈服，不敢起來反抗戕嚙他們的猛獸，打倒

撕裂他們的鷹鷄。哥哥，一切的罪過要歸世間担負，那有不愛嬰兒的父母，但是我們却不得不殺起嬰兒來，世間與我們同運命的還不知有好多。啊，我完全明白了，在這種社會內面，無有不演出醜惡的爭奪，無一人不是愛錢的！我們的財產，受了叔父的強佔，竟把“窮”拿來使我們一代一代的傳遞，但他已成了資產階級了。哥哥的家中，也被蹂躪得破產，我們將來的幸福家庭已經成爲夢幻了，啊啊，在這種社會裏面，說得上能享受真正的愛情麼！骨肉的叔父竟捨了我們去搶錢，哥哥欲愛憐我亦不可能，而反致不得不致死我們愛的結晶！我可算努力了，但我也知道了——一旦被推到無產階級去後，是萬劫不能返生的。啊，一切的罪惡却隱藏在社會內面，一切想向上的人只有把這個社會推翻，——上帝除了勸我們柔服而外，再不能給我們的幸福的……”

康維見靜子的神經已刺激到極點了，便伴着她早些睡下。

已是夜半的時候，康維忽然從恍惚中，被一片聲音驚醒了，他還聽着靜子在叫：

“你要認清殺人犯！你要認清是誰殺了我的嬰兒！”

康維急把靜子搖醒，

——靜子，靜子！你夢見甚麼？不要怕是我在這裏。

他覺得靜子週身是汗，竟燒得像火團一樣。靜子從夢中醒來，還在康維的懷內戰慄，格了一會纔慢慢地說出話來

——啊，哥哥，我還在你的身傍麼？還是你在抱着我麼？啊我現在感覺無限的幸福！我剛纔夢見被抓進監獄了呢！大概是受了下午那個賤東西的刺激嗎。

——啊，我可憐的靜子你不要太興奮了呀，你已經是病了！

康維祇有把一切的悲痛，一切的仇心，都暫時強爲制下來安慰靜子，假憐靜子。他知道他若把感情暴發出來，祇有增靜子的若腦的，但他一面在悲奮中的作想他將來應走的路。他想：

“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冷像一個堰堤內面，含得有波浪滔天的一股濁流。內面沉溺了無限的生靈，都在拚命的希望攀登上岸。但這個泥沙鬆



散的堤岸所住的人們，只有向着濁流內沉墜去，終不見有一個登上岸來的。要想拯救，堰池內的人，否，要想自身不致顛墜到堰池內去的人，祇有把它全部改造過……，，

過了幾天，靜子的病勢果然沉重了。他們莫錢進醫院，自不用說，連充分的藥資都不能得。

凶禍——當然的凶禍終於臨頭了。在一個陰雲慘淡的下午，靜子忽然把康維喊近床前，緊緊的握着他的手掌流淚。

——靜妹，不要作急，病自然會好的。

——哥哥，我知道是不行的了，這恐怕是我最後握你的手了！

——啊，可憐的妹妹，你不要說短氣話，你絕對是不能死的。

靜子把康維的手愈握愈緊，

——哥哥，我是捨不得你的，我不忍把你一個人拋在世上，但是現在已經是無法了！

他用手摩撫靜子的全身，覺得溫度減低了好些，

他作急起來，想再去請醫生，但被靜子擋住。

——哥哥，醫生來也不中用，這是當然的。我自身明白，我流血太多了。我身體從來的虛弱是你知道的……。

靜子又停了一晌，康維急忙把她的頭抬起來放在自身腕內。這樣身體的動搖，竟使靜子吐了兩口紅血出來喘息不定。又停了一會，

——哥哥，我要說的話都完了，我感謝你伴侶我孤哀的一生。我最後的託囑，望你努力爲我們的嬰兒復仇，一方還希望看照我可憐的母親……。

靜子的簡短一生竟於晚上在康維的腕內告結束了，他的身體，像晶瑩的白露一般飛了。但白露遺留下來的清氣，是能與宇宙合流，永不至於消滅的。

(完)



## 作 後 感

彷彿有人說過：“創作宜先寫自身的經驗，然後寫自身的構想。”如這個話是對的，則我算是犯禁了。

軟文學現在正泛濫中國，我這篇內面也包含了些——但我祇能說包含了些。這並不是趨時，這實在是恐非此則不能許我印刷的一種觀念——在國外的人應有的觀念——所致。但近來覺得這個Ideologie是錯了。

靜子愛藝術，愛自然，信上帝，可以說是滿頭朦朧。但這是她的生活還有幾分猶裕纔許她的。所以到她被迫到了必然的路時，頭腦也必然的明晰起來。

這個短篇的內容，形式，都是個“放腳婦人”；因為作者急於Tempo的轉換，更成了一種浮彫。好得我不想作個“龍頭蛇尾”的作家，而且也不想作個職業作家——處女作如何的壞，我也不管……



